

(上接Z01版)

随后一个月, 鞠文泰设立了专供玄奘讲经的大帐, 可供300人一起听讲, 国王、太妃、王妃、王子、大臣都赫然在座。每当玄奘说法, 鞠文泰必会手执香炉前来迎接。玄奘升座时, 鞠文泰都会俯身跪下, 让玄奘踩着他的脊背上座。

期间, 鞠文泰为玄奘安排了25个仆从, 送上了30匹骏马, 准备了来回20年的路费: 黄金百两, 银钱三万, 绫及绢500匹。更重要的是, 他还修书24封给沿途各国, 请求沿途国王给他的义弟玄奘西行求法提供必要的协助, 每一封信都附有一匹高级丝织品作为信物。

尽管高昌实力一般, 但毕竟处在丝路要道上, 与西域各国联系密切。有了高昌的国书, 玄奘如鱼得水, 如虎添翼, 所到之国, 国王无不亲自迎接。可以说, 玄奘能够顺利到达天竺, 鞠文泰功不可没。

历史的悬念是, 玄奘能顺利回国, 如约与鞠文泰相见吗?

带着这样一个巨大的期待, 历史的幕布徐徐拉上。

三、患上“自大症”

幕布再次拉开时, 所有的观众都大吃一惊, 因为舞台背景突然换了一种恐怖的黑色调。

说起来, 鞠文泰执政前期, 对唐还是十分恭敬的。从上台的第二年——624年开始的6年中, 他多次遣使入唐贡献。特别是630年, 他和华容公主还亲临长安。

然而, 问题就出在这次入唐上。时值冬日, 他路经陕西、甘肃, 但见城邑萧条, 农村破败, 哪还有一丝隋炀帝时代的繁华。抵达长安后, 尽管受到了李世民的盛情款待, 华容公主也被赐予李姓, 但他对中原王朝的敬慕感已悄然消失。

从634年开始, 鞠文泰再也没有向唐派出使者。5年不向唐贡献, 无异于绝交。这种可怕的迹象, 连高昌重臣张雄都焦虑不已, 他多次规劝鞠文泰, 不要有任何偷安和独立的奢望, 抓紧派使者到唐朝觐。对此, 鞠文泰无动于衷。

接下来, 鞠文泰的所作所为越来越离谱。隋末大乱时, 曾有许多中原人进入东突厥避难。东突厥被唐击败后, 这些避难的中原人又大量流亡高昌, 被鞠文泰如数补充到军中。唐试图用重金赎买这些中原人口, 后来又三番五次地诏令高昌遣返这些汉人, 但鞠文泰根本不予理会, 连解释的话也懒得说。

更过分的是, 鞠文泰找到了新盟友——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 并与之相约: 一国有难, 另一国当全力救援。

鞠文泰认为, 这是一个让自己不再惧唐的盟约。于是, 他开始膨胀, 开始玩火, 渐渐蜕变为一个目光短浅、狂妄自大的典型。他闹出的最大动静是公开劫掠焉耆国。

起因还是丝路。“北新道”开通后, 高昌利用自身的交通枢纽地位, 肆意抄掠来往的使者与商旅, 使得这条繁忙而诱人的丝路几近停滞。632年, 焉耆王向长安派出使节, 请求恢复隋末以来被阻断的大碛道——“楼兰道”, 也就是从焉耆南下, 沿孔雀河东去, 经罗布泊北岸直达玉门关的丝路古道。这条道一旦恢复, 就可以摆脱对“北新道”的依赖, 这对于靠商路发财的高昌来说, 无异于一场灾难。听到这个消息, 高昌立即出兵突袭焉耆, 在大肆掠夺之后撤回。

638年, 高昌再一次劫掠焉耆。下一年, 唐向高昌派出了问罪使李道裕。因为高昌的罪行已不限于一再掠夺焉耆, 他们还疏于朝贡, 未尽藩臣之礼; 而且擅自更改元号, 官职的名称也模仿唐。

按说, 鞠文泰完全可以将计就计地进行一番表演, 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找出



一堆拿得出手的理由, 顺便表示一下对唐的忠心, 甚至挤下一两滴委屈的眼泪。但他不是演技派, 喜怒皆形于色。特别是, 他对唐根本就不服气, 不尊重, 不放在眼里。

见到李道裕, 鞠文泰的脸拉得比驴脸还长, 皮笑肉不笑地说: “鹰飞于天, 雉伏于蒿, 猫游于堂, 鼠噉于穴, 各得其所, 岂能自生邪?”意思是说, 鹰、野鸡、猫、老鼠都有自己的独立活动区域, 难道我们不能拥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吗?

岂不知, 话说出去之前你是话的主人, 说出去之后你就成了话的奴隶。人通常需要花两年时间学会说话, 却要花数十年时间学会闭嘴。可见, 说, 是一种能力; 不说, 是一种智慧。为此, 大清名臣张廷玉最著名的人生感悟是: “万言万当, 不如一默”。

李道裕见对方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如果再去规劝他, 和给瞎子形容颜色有什么两样, 于是拍拍屁股走人, 回国向李世民复命。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李世民仍对鞠文泰抱有期待, 再次派人送信到高昌, 试图说服对方认清时局, 并邀请他来长安会面。只要他肯前来, 一切既往不咎, 关于通商路线也可以细细磋商。即使恢复楼兰古道, 经由高昌的“北新道”并不需要废弃, 两条路总比一条路方便吧。

接到李世民的亲笔信, 鞠文泰假托生病拒绝入朝。历史可以改变血清素分泌的外界刺激, 但改变不了最后的浓度。这时的鞠文泰形同一个赌红了眼的赌徒, 他明知没有必胜的把握, 却把几代人辛勤积攒的老本连同自己的大好头颅全部赌上。他所看到的未来是, 第一, 李世民不下注; 第二, 一旦李世民下注, 幸运之神也会眷顾自己。也就是说, 一切全凭侥幸。

对于高昌的轻慢与自大, 李世民终于拍案而起。

这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历史故事, 故事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起承转合, 它不是一个特定时代的孤立片段, 而是一出由鞠文泰、李世民主导的, 由无数像张雄、鞠智盛、李道裕、侯君集一样的文臣武将参与的大戏, 悬念丛生, 惊心动魄。

四、鞠文泰能打赢吗

639年底, 李世民力排众议, 下诏远征高昌。诏书上说: “原先考虑文泰旧有入朝贡献之诚心, 不忍加以兵革, 因此遣使劝慰, 希望他能自新, 可惜鞠氏怙恶不悛, 如此离灭亡也就不远了。况且现在西域各国无不希望杀之而后快, 朕只能顺应民心, 替天行道, 以惩不法之君, 解救无辜之民。”诏书最后警告说: “如果文泰能够俯首请罪, 朕可保你性命; 其余臣民如能弃恶归诚, 朕也将一起加以抚慰, 从而让人们明白逆顺之理。如果文泰胆敢抗拒王师, 便休怪我以大兵之势致上天之伐。如此清楚地告诉你, 使你能知会朕的用意。”

李世民任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行军大总管, 负责统帅西征大军。西征大军共分六军, 总人数超过15万。中军由侯君

集亲自统领, 前军由交河行军副总管姜行本、总管阿史那社尔率领, 左军由总管牛进达率领, 右军由总管萨孤吴仁率领, 后军由交河行军副总管薛万钧、总管曹钦率领, 另有交河行军副总管契苾何力率领突厥骑兵协同中军进军。在这样一个空前鼎盛的阵容里, 士兵出身的侯君集足智多谋, 工匠出身的姜行本善于攻城, 突厥出身的阿史那社尔熟悉地理, 其余的将领无不身经百战。因此史学家感叹: “秦汉出师, 未有如斯之盛也!”

大漠瀚海中, 孤烟落日下午, 唐朝15万步骑兵犹如一条钢铁巨龙, 卷起遮天蔽日的滚滚沙尘, 浩浩荡荡地穿越河西走廊, 冲入那亘古不变的苍茫西域。

面对这样一支人数众多、将星云集的大军, 国民总人数不足这支大军四分之一的高昌国还敢顽抗吗?

一个人如果走进了死胡同, 就只看到自己, 看不见别人。640年八月, 唐出兵的消息传到高昌, 举国上下一片哀鸣, 太子鞠智盛甚至跪在鞠文泰脚前, 声泪俱下地恳求父亲以国家社稷和天下苍生为重。他还说, 按李世民对待周边民族一贯的宽宏大量, 只要父王真心悔过, 一定会得到宽恕。但鞠文泰不以为然地说, 长安距离高昌有7000里之遥, 黄沙漫漫, 地无水草, 冬风冻寒, 夏风如焚, 唐朝绝对不会以大兵相加。即使唐真的派大军前来, 主力也会被浩瀚的沙海——这道东兵西进的休止符所吞噬。而他则可以坐在家门口以逸待劳, 等着收拾冲出沙漠劫后余生的唐军残部。

而后, 高昌国内开始流传一首童谣: “高昌兵马如霜雪, 汉家兵马如日月, 日月照霜雪, 回首自消灭。”

凡把议论作为洪水猛兽的人, 一定有自己的虚伪暗藏其中。面对如水的民意, 鞠文泰居然下令逮捕初唱者, 但却追无此人。尽管心怀忐忑, 但他仍自欺欺人地沉醉在与唐使斗嘴时获胜的喜悦中, 日日念经, 夜夜笙歌。

不久, 大唐高歌猛进的战讯传进高昌。那一刻, 鞠文泰脸变得蜡黄, 嘴角抽搐不停, 双手颤抖不已。当他终于镇定下来, 赶紧手拟了向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的紧急求援信。这就相当于, 面对下了大注的对手, 他能拿得出手的赌注有限, 急需向另一位同盟者筹措赌资。

信使出发后的几天里, 他食不甘味, 夜不能眠, 目光呆滞, 性情大变, 常常无端对随从发火, 甚至对宠妃恶语相加; 有时连续几个时辰站在城头, 翘首张望着远方的地平线, 每当有人策马进城, 他都会急不可耐地问身边人: “是朕的信使吗?”

要知道, 一个没有定下约会日期的姑娘, 并不比还没有姑娘就定下约会的日期好多少。几天后, 匆匆赶回的信使告诉鞠文泰, 可汗早已不知去向。原来, 侯君集为了防止西突厥驰援高昌, 命令契苾何力率领突厥、铁勒骑兵拿下了几座西突厥堡垒, 驻守可汗浮图城的突厥将军投降, 可汗訊息全无。听完信使的话, 鞠文泰一屁股蹲在地

上。一会儿, 宫里传出消息, 国王病倒了。

在病榻上, 他后悔没有记住17年前父亲临终时关于与唐永无二心的嘱咐, 他懊恼没有听从已逝世7年的忠臣张雄的劝谏, 更痛恨言而无信的西突厥, 难道唐军真的所向披靡? 难道鞠氏高昌的百年基业要毁在自己手上?

突然,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断了他的沉思。“报! 唐军已到碛口(今新疆与甘肃交界处的星星峡)……”探马话音未落, 鞠文泰惊惧交加, 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那猩红的血涂抹在身旁的宫墙上, 如一行用生命写成的血书。等待卫上前搀扶, 国王已经断气, 连一句后事都没来得及交代。

昨天的负债, 需要预支明天来偿还。在刀尖上继位的鞠智盛, 经不住唐军步骑兵的轮番冲杀和抛石机的疯狂轰击, 于八月初八出城投降。

由高昌招惹来的这次战争, 显然要结束一段历史, 但这种结束又意味着什么呢? 是毁灭, 还是开启? 是跌入更深的长夜, 还是迎来一个红色的黎明?

问题的解答权已不属于高昌。

五、玄奘的迷茫

接收高昌后, 围绕着如何处置高昌, 朝廷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以敢于直言著称的大臣魏征建议, 高昌远离中原, 可攻不可守, 长期镇守高昌, 会成为朝廷的累赘, 仍立鞠氏为王, 遥相制衡, 才是上策。主战派大臣则坚决反对放弃唐将土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每一寸土地。李世民不仅没有采纳魏征的意见, 还在朝堂上严厉质问主张放弃高昌的大臣: “汉可治西域, 为何唐不可?!”

朝廷下诏废除高昌国, 设西昌州(不久改称西州), 下辖高昌、交河、柳中、蒲昌、天山五县, 原高昌国8000多户人家、37700人口成为唐的子民。在此基础上, 朝廷在交河城设置了安西都护府, 统辖西州与伊州(今哈密)。高昌君臣与豪族被全部迁到内地, 鞠智盛被任命为唐左武卫将军, 封金城郡公。不过, 他根本不用上任, 全是有名无实的虚衔。

此后, 唐朝统治西州达115年之久。742年之前, 大约有5000名唐朝士兵驻扎在西州, 而来自当地的税收只够支付军事开销的百分之九。无奈之下, 唐朝的军饷以绢的形式, 向当地经济注入了海量的财富。730年到750年, 唐朝每年向西域投入90万匹绢帛。朝廷把这些绢帛发给士兵作为军饷, 士兵们再用这些绢帛到市场上换取所需物品。在这里, 丝绸成为一种最值得信赖的货币, 也就是类似今日黄金一样的硬通货。正是朝廷这种持续的“硬”投入, 使得西州丝绸贸易进入了最为繁荣时期, 西域商人蜂拥而至, 西州成为胡汉杂居的乐园, 佛教、道教、祆教顺便在此扎下了根。“安史之乱”后, 西州一度被吐蕃占据, 唐朝的丝绸供应中断, 丝路经济随之崩溃, 这一地区退回到很久以前的低端易货贸易状态。792年, 回鹘从吐蕃手中夺过西州, 又为中西文化、宗教、贸易交流插上了翅膀, 萨满教、基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相继出现在这里, 丝绸之路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而这一切, 都已与那个曾经璀璨无比的高昌国无关。

对此, 远在印度的玄奘一无所知。玄奘离开印度前, 戒日王为挽留他, 许诺为他建造100座寺院, 但玄奘不为所动。见挽留不成, 戒日王便询问玄奘的回国路线, 如果从海路回国, 承诺遣使护送。玄奘回复说: “贫僧来天竺时, 经过一个名叫高昌的国家, 那里的国王明睿崇佛, 给了我丰厚的资助, 相约回国时到那里弘法, 我实在不忍心违背诺言。因此, 还是从北路回国吧。”

(下转Z03版)